

河南府志

ル 5
1546
24



門 凡 5
號 1546
卷 24

河南府志卷之一百四

藝文志二十八

詩九 五排

唐

奉和聖製登封禮畢洛城酺宴

張九齡

大君畢能事端辰樂成功運與千齡合歡將萬國同漢酺歌
聖酒韶樂舞薰風河洛榮光遍雲煙喜氣通春華頓覺早天
澤倍知崇草木皆沾被猶言不在躬 文粹

扈從登封告成頌應制

宋之問

御路回中嶽天營接下都百靈無後至萬國競前驅文衛嚴

清蹕幽仙讀寶符，貝花明漢果芝草。入堯厨濟濟衣冠會，喧

喧夷夏俱宗禋。仰神理刊木望川途，撫已貧非病時來。本不

愚願陪丹鳳，輦率舞白雲衢。沈宋集

奉和拜洛應制

李嶠

七萃鑾輿動，千年瑞檢開。文如龜負出，圖似鳳銜來。殷薦三

神享，明禋萬國陪。周旗黃鳥集，漢幄紫雲回。日暮鈞陳轉，清

歌上帝臺。英華

洛城觀酺應制

陳子昂

聖人信恭己，天命允昭回。蒼極神功被，青雲祕錄開。垂衣受

金冊，張樂宴瑤臺。雲鳳休徵滿，魚龍雜戲來。崇恩踰五日，惠

澤暢三才。玉帛羣臣醉，徽章縉禮該。方觀升中禪，言觀拜洛

迴。微臣固多幸，敢上萬年杯。同上

洛橋北亭詔餞諸刺史

張說

離亭拂御溝，別曲舞船樓。詔餞朝廷牧，符分海縣憂。股肱還

入郡，父母更臨州。扇逐仁風轉，車隨霖雨流。恩光水上溢，榮

色柳間浮。預待羣方最，三公不遠求。燕公集

嵩山望幸

王邕

峻極位何崇，方知造化功。降靈逢聖主，望幸表維嵩。隱映連

青壁，嵯峨向碧空。象車因叶瑞，駕龍願升中。萬歲聲長在，千

巖氣轉雄東。都歌盛事西，笑佇皇風。全唐詩

冬日洛城北謁元元皇帝廟

杜甫

配極元都闕，憑虛禁禦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
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
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
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
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栢深留景，紅梨迴得霜。風箏吹玉柱，
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

何鄉

工部集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杜甫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聞食分
門戶，詞場繼國風。尊榮瞻地絕，疎放憶途窮。濁酒尋陶令，丹
砂訪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
空。謬慙知蘓子，真怯笑揚雄。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戶鄉
餘土室，難說祝雞翁。同上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杜甫

獨卧嵩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
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兗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江被，關
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
倫。草書何太苦，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
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

盡力潔殮晨疎嬾為名誤驅馳喪我真索居猶寂莫相遇益
 悲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
 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源水不離秦存想青龍
 祕騎行白鹿馴耕巖非谷口結草卽河濱肘後符應驗囊中
 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覲渺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
 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信月輪官場羅
 鎮積賊火近洮岷蕭索論兵地蒼茫鬪將辰大軍多處所餘
 孽尚紛綸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播落回首望松
 筠同上

經李蒙潁陽舊居

錢起

同心而早世天道亦何論獨有山陽宅平生永不諼青溪引
 白鳥流涕弔芳蓀蔓草入空室叢篁深毀垣舊遊還在眼神
 理更忘言唯見東山月人亡不去門同上

秋日洛陽官舍寄上水部家兄

竇牟

洛陽歸老日此縣忽為君白髮兄仍見丹誠帝豈聞九衢橫
 逝水二室散浮雲屈指豪家盡傷心要地分禁中周幾畝源
 上漢諸墳貔虎今無半狐狸宿有羣威聲慙北部仁化樂南
 薰野蕖飢來食天香靜處焚壯年唯喜酒幼學便詞文及爾
 空衰暮離憂詎可聞同上

卧病寓居龍興觀枉馮十七著作書知罷攝洛陽赴緱

詩九

氏因題十四韻寄馮生并贈喬尊師

盧綸

乞假依山宅蹉跎屬歲周
弱莠輕採拾鈍質稱歸休
潘岳衰將至劉楨病未瘳
步遲乘羽客起晏滯書郵
幸以編方驗終貽骨肉憂
灼龜爐氣冷曝藥樹陰稠
語命心堪醉傷離夢亦愁
葦簾羶居已絕鸞鶴見無
由世界如塵積年光劇水
流躡雲知有路濟海豈無
舟倚玉翻成難投磚敢望
酬卑棲君就祿羸憊我逢
秋腐葉填荒轍陰螢出古
溝依然在遐想願子勵

風猷同上

送杜尹赴東都

權德輿

商於留異績河洛賀新遷
朝選吳公守時推杜尹賢
如綸披鳳詔出匣淬龍泉
風雨交中土簪裾敞別筵
清明人比玉照灼府如蓮
佇報司州政徵黃似潁川同上

洛下寓居

白居易

秋館清涼日書因解悶看
夜窗幽獨處琴不為人彈
遊宴慵多廢趨朝老漸難
禪僧教斷酒道士勸休官
渭曲莊猶在錢唐俸尚殘
如能便歸去亦不至飢寒長慶集

履道新居二十韻

白居易

履道坊西角官河曲北頭
林園四鄰好風景一家秋
門閉深沈樹池通淺沮溝
拔青松直上鋪碧水平流
籬菊黃金合窗筠綠玉稠
疑連紫陽洞似到白蘋洲
僧至多同宿賓來輒少

留豈無詩引興兼有酒銷憂移榻臨平岸攜茶上小舟果穿
閨鳥啄萍破見魚遊地與塵相遠人將境共幽汎潭菱點鏡
沈浦月生鈎厨曉煙孤起庭寒雨半收老飢初愛粥瘦冷早
披裘洛下招新隱秦中忘舊遊辭章留鳳閣班籍寄龍樓病
愜官曹靜閒慙俸祿優琴書中有得衣食外何求濟世才無
取謀身智不周應須共心語萬事一時休同上

六十拜河南尹

白居易

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老應無處避病不與人期幸遇芳
菲日猶當強健時萬金何假藉一棧莫推辭流水光陰急浮
雲富貴遲人問若無酒盡合鬢成絲同上

洛橋寒食日十韻

白居易

上苑風煙好中橋道路平蹴毬塵不起潑火雨新晴宿醉頭
仍重晨遊眼乍明老慵雖省事春誘尚多情遇客踟立尋
花取次行連錢嚼金勒鑿落寫銀罌府醞傷教送官娃豈要
迎舞腰那及柳歌舌不如鶯鄉國真堪戀光陰可令輕三年
過寒食盡在洛陽城同上

重修香山寺畢題二十二韻

白居易

闕塞龍門口祇園鷲嶺頭曾隨滅劫壞今遇勝緣修再瑩新
金刹重裝舊石樓病僧皆引起忙客亦淹留四望窮沙界孤
標出贍洲地圖鋪雒邑天柱倚崧邱兩面蒼蒼岸中心瑟瑟

詩九

流波翻八灘雪堰護一潭油臺殿朝彌麗房廊夜更幽千花
 高下塏一葉往來舟岫合雲初吐林開霧半收靜聞樵子語
 遠聽權郎謳官散殊無事身閒甚自由吟來攜筆研宿去抱
 衾稠霽月當窗白涼風滿簟秋煙香封藥竈泉冷洗茶甌南
 祖心應學西方社可投先宜知止足次要悟浮休覺路隨方
 樂迷塗到老愁須除愛名障莫作戀家囚便合窮年任何年
 竟日遊可憐終老地此是我菟裘

同上

洛中春遊呈諸親友

白居易

莫歎年將暮須憐歲又新府中三遇臘洛下五逢春春樹花
 珠顆春塘水麴塵春娃無氣力春馬有精神並轡鞭徐動連
 盤酒慢巡經過舊鄰里追逐好交親笑語鋪閑日酣歌送老
 身一生歡樂事亦不少於人

同上

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橋莊綠野堂卽事

白居易

舊徑開桃李新池鑿鳳皇只添丞相閣不改午橋莊遠處塵
 埃少閒中日月長青山爲外屏綠野是前堂引水多隨勢栽
 松不趁行年華翫風景春事看農桑花如謝家妓蘭偷荀令
 香遊絲飄酒席瀑布濺琴牀巢許終身穩蕭曹到老忙千年
 落公便進退處中央

同上

三月三日祓禊洛濱

白居易

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珏以人和歲稔
 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令公明日召太

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前中書舍人鄭居中國子司業裴輝河南少尹李道樞倉部郎中崔晉司封員外郎張可績駕部員外郎盧言虞部員外郎苗信和州刺史裴儔淄州刺史裴洽檢校禮部員外郎楊魯士四門博士談宏暮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歷魏堤抵津橋登臨沂公自晨及暮簪組交映歌笑間發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研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盡風光之賞極遊泛之娛美景良辰賞心樂事盡得於今日矣若不記錄謂洛無人晉公首賦一章鏗然玉振顧謂四座繼而和之居易舉酒抽毫奉十二韻以獻

三月草萋萋黃鶯歇又啼柳橋晴有絮沙路潤無泥禊事修初畢遊人到欲齊金鈿耀桃李絲管駭鳧鷖轉岸廻船尾臨流簇馬蹄開翻楊子渡蹋破魏王堤妓接謝公晏詩陪荀令題舟同李膺泛醴為穆生鵝水引春心蕩花牽醉眼迷塵街從鼓動煙樹任鴉棲舞急紅腰軟歌遲翠黛低夜歸何用燭

新月鳳樓西

同上

憶洛中所居

白居易

忽憶東都宅春來事宛然雪銷行徑裏水上卧房前厭綠栽黃竹嫌紅種白蓮醉教鷺送酒閑遣鶴看船幸是林園主慙為食祿牽官情薄似紙鄉思急於弦豈合姑蘇守歸休更待年

同上

題洛中第宅

白居易

水木誰家宅門高占地寬懸魚挂青甃行馬護朱欄春榭籠煙煖秋庭鎖月寒松膠粘琥珀筠粉撲琅玕試問池臺主多

為將相官終身不曾到唯展宅圖看上同

中秋日拜起居表晨渡天津橋卽事十六韻獻居守相

國崔公兼呈工部劉公

杜牧

碧樹康莊內清川鞏洛間壇分中岳頂城繚大河灣廣殿含
涼靜深宮積翠閑樓齊雲漠漠橋束水潺潺過雨檉枝潤迎
霜柿葉殷紫鱗衝晚浪白鳥背秋山月拜西歸表晨趨北向
班鴛鴻隨半仗貔虎護重關玉帳才容足金樽暫解顏跡留
傷墮履恩在樂銜環南省蘭先握東堂桂早攀龍門君天矯
鶯谷我綿蠻分薄嵇心懶哀多庾鬢斑每慙公幹卧頻送子
年還自覩宸居壯誰憂國步艱只應時與醉因病縱疎頑本集

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

十韻

杜牧

命世須人瑞匡君在岳靈氣和薰北陸襟曠納東溟賦妙排
鸚鵡詩能繼鶴鶴蒲親香案色蘭動粉闈馨周孔傳文教蕭
曹授武經家僮諸禁掖廐馬識金鈴性與姦邪背心因啟沃
冥進賢光日月誅惡助雷霆闔闔開時召簫韶奏處聽水精
懸御幄雲母展宮屏捧詔巡汧隴飛書護井陘先聲威虎兕
餘力活螭螭榮重秦軍箭功高漢將銘戈鋌迴紫塞干戚散
彤庭順美皇恩洽扶顛國步寧高謨推掌誥湯網屬司刑穉
榻蓬萊掩膺舟鞏洛停馬羣先去害民籍更添丁猾吏門長

塞豪家戶不局四知臺上鏡三惑井中瓶雅韻憑開匣雄銘
待發礪火中膠綠樹泉下劖青萍五岳期雙節三台空一星
鳳池方注意麟閣會圖形寒暑逾流雷光陰甚建瓴散曹分
己白崇直眼由青賜第成官舍傭居起客亭松筠侵巷陌禾
黍接郊垆宿雨回爲沼春沙淀作汀魚罾棲翡翠蛛網掛蜻
蜓遲曉河初轉傷秋露已零夢餘鐘杳杳吟罷燭熒熒字小
書難寫杯遲酒易醒久貧驚早鴈多病放殘螢雪勁孤根竹
風彫數莢萸轉喉空婀娜垂手自娉婷脛細推新履腰羸減
舊鞋海邊慵逐臭塵外怯吞腥隱豹窺重巘潛虬避濁涇商
歌如不顧歸棹越南濡同

題緱山王子晉廟

鄭畋

有昔靈王子吹笙遡沆漻六宮攀不住三島去相招亡國原
陵古賓天歲月遙無蹊窺海曲有廟訪山椒石帳龍蛇拱雲
櫳彩翠銷露壇裝琬琰真像寫松喬珠館青童宴琳宮阿母
朝氣輿仙女侍天馬吏兵調湘妓紅絲瑟秦郎自管簫西城
要綽約南嶽命嬌嬈句曲觴金洞天台嘯石橋晚花珠弄藥
春茹玉生苗一景神光秘三元寶籙饒霧垂鴉翅髮冰束虎
章腰鶴馭爭銜箭龍妃合獻綃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宮燒物
外花嘗滿人間葉自凋望臺悲漢戾闕水笑梁昭古殿香殘
地荒堦柳長條幾曾期七日無復降重霄嵩嶺連天漢伊瀾

入海潮何由得真訣使我珮環飄同

宋

遊嵩山與王弱翁聯句

范純仁

靈境中天秀辟疆雄名古到今位尊朝列嶽純勢重壓千岑靜

鎖神仙宅辟疆高盤宇宙心孤棱標日月純絕仞倚戈鐔彩棟

靈祠邃辟疆層簷淨刹深民祈傳覲語純國祀致君忱碑古苔

生字辟疆堂虛畫蠹金山呼曾薦壽純神降即為霖事輕塗山

石少室山下有啟辟疆形端玉女砧峯巒排翠玉純灘瀨激鳴琴

蕙帳人誰繼辟疆金泥迹可尋唐經藏寶妙純魏殿想鸞音善

寺魏文帝離宮雲作他方雨辟疆松連別院陰谷泉長浸斗山有七星泉辟疆

頂路欲捫參探穴夢潛動辟疆捫蘿力不禁箕熊分蟻垤純伊

洛認蹄浴鳥道樵夫去辟疆龍潭驛使臨衆仙停羽駕頂有八仙壇

仁純昔帝儼宸襟山有元宗御容選勝先看記辟疆乘危可作箴天門開

四極山有東西二辟疆樹品冠雙林少林有則天一靈藥看苗斲

疆香醪挈榼斟道宮庭不埽純仁學館突無黔山有書院壟麥風搖

浪辟疆溪淙石聳簪雜花春爛漫純仁老木夜蕭森夕照河光接

疆晴嵐塔影侵深崖藏積雪純仁虛壑響幽禽溪月寒澄霽辟疆

巖烟暮杳沈寺橋橫蟠蝮純仁禪磬擊瓊琳拂壁題新字辟疆逢

僧舉舊吟疲驂何處解純仁高閣在崎嶇辟疆忠宣公集

遊龍門香山寺

蔡襄

詩九

彩閣縈林轉蒼崖隔水開龕明千像日波起一灘雷綠淺春
前草香餘臘後梅背人驚鷺去將雨好風來雲氣隨衣袂嵐
光入酒杯清遊知不屢欲下更徘徊

忠惠集

遊平泉作

文彥博

一崦抱溪斜前朝輔相家遺基皆瓦礫古木尚烟霞夙昔東
山墅留連上殿車雖云營退隱未免逐豪華事往如飛鳥林
空噪暮鴉池平無舊鳳堤壞有殘沙野叟猶能說樵夫亦共
嗟至今巖石下多少紫薇花

潞公集

天津新居成謝府尹王君貺尚書

邵雍

嘉祐壬寅歲新巢始居功仍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
門峻軒迎雨觀雄窓虛響瀝澗臺迥璨伊嵩好景尤難得日
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
中老萊歡不已靖節興何窮嘯傲陪真侶經營賀府公丹誠
徒自寫匪報是恩隆

擊壤集

代少卿和王宣徽崇福宮

程顥

睿祖開真宇祥光下紫微威容凝粹穆仙仗儼周圍嗣聖嚴
追奉神遊遂此歸冕旒臨秘殿天日照西畿朱鳳銜星蓋青
童護玉衣鶴笙鳴遠吹珠藥弄晴暉瑤草春常在瓊霜曉未
晞木文靈像出太一醴泉飛醮夕思颯馭香辰望絳闈衰遲
愧宮職蕭洒自忘機

明道先生集

元

題故盧諫議書堂

裴處權

倚杖溪亭曙迴環勝畫圖峰巒摩碧落雲水媚清都潭冷知
龍卧巢低惜鶴孤石苔攜瑞錦松露綴真珠小隱前朝盛爾
棲近日無他年婚嫁畢絕頂老樵蘇

元詩

明

中嶽

唐順之

巫閭控北戶蔥嶺奠西隅茲地陰陽合中天洞壑孤黃樞標
正位紫氣護真圖近接浮邱宅深藏軒后符疏峰連太乙列
館象清都園宮猶漢築馳道尚秦除肅肅泥書秘森森羽蓋

趨仙遊微見迹帝幸暗聞呼露洗千齡栢霜封九節蒲星榆

臨砌發月茨應時敷將訪三山記猶述七聖途今朝陪廣樂

直擬到方壺

荆川集

漢栢

唐順之

嘉樹植崆峒年長勢更雄已無秦帝幸尚有漢皇封幹比孤
生竹根猶半死桐靈泉玉女灌甘雨嶽神通葉密鶯難度枝
樛葛易蒙垂陰九華帳弄影五雲宮色掩重巖翠聲含衆竅
風賓來虬蓋偃仙去鶴巢空非因不材壽春秋自無窮

同上

嵩山少林寺月夜談禪

王世懋

少室少林寺何年中嶽中人天正南北吾道自西東藤秀三

河南府志 卷之三十四
花老燈傳六葉紅我來尋祖義師老振門風步入嶺雲盡坐
深山月空何須問密印祇自證元同枕簟清無夢津梁去不
窮君看王逸少理得似支公

奉常集

伊闕觀石像五十二韻

公 鶴

闕塞當伊水誰開選佛場坤輿基橐籥遁甲闕收藏融結真
源秀苞符瑞應長中分龍擘劃兩翼鳳翱翔偃蓋穹窿起連
箕曲折張巨靈雙掌奮蜀力五丁強洛內雞爲苑神都雁作
堂旁羅包大壑憑藉倚崇岡跡肇雍門外燈傳少室旁冠峯
鑿棟宇穿巘架巖廊創造從元魏增修迄盛唐琢磨如砥礪
瑩潤比瓊璜縮胸旋螺殼綿聯貼窰房丹梯承畫拱碧嶂接
雕梁懸度宏慈蔭憑虛監寶坊巍峩羅藻井截薛帶華瑤文
六金身具大千沙數量棘端施刻削芥子納針芒宋玉形容
巧吳臺肖貌良神通億萬化妙種八千彰一一妍媸辨三三
前後行威神標建立童子婉清揚表裏形俱滿憂懼意總忘
月容永寂滅獅吼竟含章象教彌寰宇蜂歌應羽商時瞻紺
色日長放白毫光圓鏡恒澄澈空華任杳茫雲臺猶脫畧烟
閣遊顛可兵燹紛何已滄桑變不常鬱攸多酷烈洛洞幾懷
襄鬼國移賢劫風輪轉法王毗耶還磊砢舍利陷汪洋魑魅
披猖域狐祥出沒鄉袈裟成縷裂丹牖失輝煌剝蝕增皴瘃
陵夷走跛狎粧塗虛點染布施枉張皇女主真妖孽胡僧信

虎狼豈能資冥福祇足益昏狂國計傾蜚輓民窮動昊蒼山
 靈原翊衛福地本榮昌夢樹應常任還林定未亡古今勞鑿
 戒來往尚趨踰玉節經名刹鋒車到尚方驅馳兼夙夜臨眺
 飽星霜海自浮漚見花仍優鉢芳飯依思印證回向愛清涼
 八部俄周徧三生待審詳風旛疑幻妄宵駕動彷徨任相非
 功德成陳益感傷薄遊同露電餘恨付嵩却潦盡寒潭潔原
 高落照黃驅車出淨域蒼荀滿林香石刻

雜陽

顧絳

澗水成周宅印山漢代京三川通地絡鶉火叶星精文軌同
 王朔蒐畋會卜征東門迎九鼎北闕望璣衡象魏雲常紫龍
 池水自清尊師延國老聽講集諸生金谷荒煙合銅駝蔓草
 繁曲多羌笛韻縣有陸渾名鶴望將焉屬鯨吞未息爭詎忘
 修禮樂何計偃戈兵赤伏看猶在蒼鷺起莫驚停驂觀雜雜
 微禹動深情

嵩山

顧絳

位宅中央正高疑上界鄰蓄波含頽汝吐氣接星辰二室雲
 長擁三呼響自臻淳風傳至德孤隱祕靈真世做將還古人
 愁願質神石開重出啓嶽降再生申老栢搖新翠幽花茁晚
 春豈知巢許窟多有濟時人以上省志

國朝

伊闕

沈荃

伊闕雄周宅龍門著禹功平成由帝力斧鑿豈神工夾水開
 明鏡連霞樹紫宮密林深蔽日幽谷迴迴風萬壑清湍迅千
 巖石室空丹梯仍窈窕紺殿撒玲瓏兵燹滄桑變人天感慨
 同佛場終古寂僧臘近年窮荒草羣儼鹿停雲響斷鴻洞虛
 蒼靄滴竇遠暗泉通浮舸晴波裏捫碑積蘚中雲山還昔日
 緩轡洛城東

釋堂集

偃師懷古

蘭挺達

中州天下勝古薛帝王都碧水環南浦青山遶北岬崇巖藏
 蚪字元漚瀉龜圖神虎銜曲曲黃魚吐玉符禁城嚴缺桐宮

殿鎖金鋪游騎連千陌鳴珂散九衢轆轤十二坂延壽百年
 區皂社遷葵鼎周師偃鼓桴滑城烟雨暗鷗鳥薜蘿蘇緱嶺
 笙吹鶴洛湄笛隱鳧龍潭沉露藻鹿澗冷秋菰野鳥鳴蒼竹
 神鸞止碧梧客舟颺渡柳漁棹夾河蘆芝發香田暖蓮生潯
 水紆蒼松摩印記赤塚塋錕鋸古廟巢靈鵲山莊伏短狐悠
 悠鬚髮老忽忽古今徂憑弔年華事登臨一嘆吁

通志

謁嵩嶽

毛奇齡

太室開天表崇邱奠土中主名高四域受秩比三公日月環
 區宅陰陽割渾濛歌崧揚峻極望祀體昭融華蓋標方嶺金
 壺啟上宮翁河承漢禪卜洛載周工別觀翔修鶴層城倚大

熊藏書憑玉女過澗遇青童洞閉能圍雪梯長恍御風羣山
咸拱嶽萬歲自呼嵩槐弟封堯爵菖羊採少翁浮邱開駕羽
子晉妙吹笛石酒龍精白崑花鳳首紅煙霏春渺渺水滴午
漂漂虛壑涵深鑛空梁拔斷虹天關應再闢帝座儼相通險
塞分河內靈祇屈岱東神京懷舊服終古賴攸同

西河集

金墉城

陳維崧

西晉矜全盛雄關百二重洛陽年少客挾彈陌頭逢冶葉銅
街麗倡條繡陌穠長衢交畫省大宅出歌鐘事急橫刀入時
危躍馬衝逡巡傾大業標忽驟羣兇太弟長沙又諸王河閒
顧天潢爭踐踏國計孰彌縫驥子悲同穴龍漈實養雛金鷲

聲窸窣鐵鳳汁銷鎔典午中原蹙瑯琊道子封諸僉從此渡
江左暫相容運已分南北時方化馬龍可憐空宛雒何日靖
兵峰我到驚殘壘天還迫暮冬華林生燕麥綉嶺印狐踪風
物前朝換烟光古寺濃惟餘陸渾在山翠落金墉

湖海樓集

白馬寺

陳維崧

赤伏推明帝金刀再繼承東都求好義西竺到名僧藏訝青
牛逝經傳白馬興五都秋列刹三市夜燃燈是日皇輿固當
時國勢憑鬣雲遮大內法雨灑觚稜綺構珠幡動花田紺塔
層龍宮標寶樹鷲嶺度金繩頃刻悲川竭吁嗟慟土崩羣雄
惟郭汜華省又何曾鹿任中原走狐看帝座升八王多格鬪

五姓復頻仍事去情難歇愁來愴不勝銅駝蹲大道銀雁叫
諸陵舊跡行人問豐碑後代增淒涼秋草外荒塚是摩騰同上

周公廟排律二首

李因篤

邑望岐陽左祠臨雒水涯乾坤愁儉樸制作待光華負屐身
彌瘁營周慮獨賒向今瞻繡衣終古奠清笳束帶微風肅塞
簾落日斜鐫碑猶大誥過客盡長嗟世降文明逮功高禮數
加澗瀍仍召卜嵩華接王車翠竹寒鳴雨蒼松儼着花虎犀
馴繪素葵蕝薦萌芽緬想車書日恭惟雅頌家此生衰未敢
為夢仰雲霞

鎬室西瞻久河流北顧遙深心延一代大烈統三朝變起風

雪及恩融伏伺銷民頑翻後去譯隔更同調俎豆於茲秉編

歌自昔饒垂衣裳舊德露冕拭崇標砌合春陰靄簷虛齋雪

飄長廊圖桓鬯老樹草鴟鴞憶下通天谷徐經抱郭橋有文

留陸海遺愛泣漁樵暖託空垣蔭馨聞沃野苗問津倚前壑

明發更停鑣以上受
祺堂集

洛陽道中

恭和
聖製元韻

劉綸

秋色生清洛晨光動畫旃昔嗤花滿縣今愛稼登田勝蹟中
原備雄圖上黨連陳風盛冠蓋問俗富園廛開掌分雙闕橫
襟走百川人煙寒更密樹影晚猶圓和會通區夏陰陽測水
泉東都會有賦才盡擬何緣繩菴
內集

少林寺

朱楓

翠嶺迴幽谷青溪鎖少林山圍雙樹迴雲起五峰深霜葉踈
猶落寒禽午自吟寶幢風颯颯鐘梵晝沉沉香裊書空篆泉
調隔澗琴禪機將逸興勝事得相尋

會善寺

朱楓

古木緣溪路祇園積翠間白雲屯浩劫紅樹帶孱顏石氣迎
人冷苔痕滿徑斑清冷禪室水照耀夕陽山鈴語秋傳響經
聲晝掩關寒花餽砌發栖鳥望巢還清暇於中富器氛向此
刪歸來餘逸興月夕媚煙鬟以上排
山集

河南府志卷之一百五

藝文志二十九

詩十七排

唐

七老人會

并序

白居易

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偶於敝
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
會稀有因成七言六
韻以紀之傳好事者

七人五百七十歲掩紫紵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嘆尊中
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一作
六韻神還王酒飲三杯氣尚粗鬼我
狂歌教婢拍婆婆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多於

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

七老人會

胡杲

閑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羣霜髯不嫌杯酒與白頭
仍愛玉爐熏裘回玩柳心猶健老大看花意却勤鑿落滿樹
判酪酌香囊高挂任氤氳搜神得句題紅葉望景長吟對白
雲今日交情何不替齊年同事聖明君

七老人會

吉皎

休官罷任已閑居林苑園亭興有餘對酒最宜花藻發邀歡
不厭柳條初低腰醉舞垂緋袖擊筑謳歌任褐裾寧用管絃
來合雜自親松竹且清虛飛觥酒到須先酌賦咏成詩不住

書借問商山賢四皓不知此後更何如

七老人會

劉真

垂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賞景尚知心未退吟詩
猶覺力完全閑庭飲酒當三月在席揮毫象七賢山茗煮時
秋露碧玉杯斟處彩霞鮮臨階花笑如歌妓傍竹松聲當管
絃雖未學窮生死訣人間豈不是神仙

七老人會

鄭據

東洛幽閑日暮春邀歡多是白頭賓官班朱紫多相似年紀
高低次第勻聯句每言松竹意停杯多說古今人更無外事
來心肺空有清虛入思神醉舞兩回迎勸酒狂歌一曲會娛

身今朝何事偏情重同作明時列任臣

七老人會

盧真

三春已盡洛陽宮天氣初晴景象中千朶嫩桃迎曉日萬株
垂柳逐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高亦共同對酒歌聲
猶覺妙玩花詩思豈能窮先時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七老
翁但願醪醑常滿酌烟霞萬里會應通

七老人會

張渾

幽亭春盡共爲歡印綬居身是大官道跡豈勞登遠岫垂絲
何必坐谿磻詩聯六韻猶應易酒飲三杯未覺難每况襟懷
同宴會共將心事比波瀾風吹野柳垂羅帶日照庭花落綺
紈此席不煩鋪錦帳斯筵堪作畫圖看以上香山集

宋

謝司馬君實諸公買園

邵雍

重謝諸公爲買園買園城裏占林泉七千來步平流水二十
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傲熙寧受券遂能專鳳凰樓下
新閑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
軒接羅倒戴芰荷畔談塵輕揮楊柳邊陌徹銅駝花爛漫隄
連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長
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敢于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
看天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

消得堯夫筆似椽

擊壤集

元

洛中吟 并序

王慴

近讀邵氏所書洛中雜事撫卷三歎令人有不能已者嗚呼五代間亂離相繼其否極矣生逢茲辰一何幸哉故孫樵有生恨不得為太平人良有以也因效康節謝溫公買園詩格綴集所見賦洛中吟一篇其

辭

萬方文物洽堯雍若論聲明極土中地自水南連洛北治從

真廟到神宗總將六合清明氣散作三川禮讓風道統有傳

程邵在勲名無比富文崇棚車載酒都人賞名教傳家習俗

同花木四時春不老耕桑彌野歲長豐三千步障家雖後十

二行窩樂最融春酒泛香沽翠幙夜花和露買筠籠小車高

閣期真侶魏紫姚黃擅化工愛育總歸君父聖論思不出廟

堂公荆舒變法無期月社稷垂亡到一空讀罷適然清興遠

一簾花影曉光紅 秋澗集

送宋宗道歸洛陽

王逢

選郎分手楚天涯萬里春明穩到家庭下已生書帶草馬頭

初見米囊花汴淮淚漫經梁苑星斗參差犯漢槎中國未應

風俗異舊京寧覺路途賒鮫宮獻珮當明月鵠殿吹笙隱太

霞貂弊世憐蘇季子賦成人哭賈長沙若為撫事傷遺跡正

用懷才待物華聞道鄉閭諸父老杖藜期看馬卿車 梧溪集

國朝

過嵩嶺宿少林寺同李霖九傅叔甘

王紫綬

輾轉千仞踏芙蓉僕馬勞勞不自供林內朱丹霜出寺杖前
斷續路隨鐘誰分二室稱中嶽借向諸天叩正宗初地山圍
紅日少祖堂梯斷白雲封殘寮瓦壞雛巢露旁澗沙虛虎跡
逢古鼎疎烟寒佛座長橋濕翠印樵蹤貪杯社許陶元亮薄
宦羣隨那曼容蚪蚪蘚苔纏鬚鬚蒼茫河洛老龜龍雪亭尸
閉棋聲出竹院階晴葉影重共道鳳笙吹此嶺獨銜明月是
何烽火搖四壁螢流屋夢穩三更鶴定松金磬夜連濤謾謾
石幢風動草茸茸九秋爲訪三花到雙樹欣看二妙從蓮漏

漸稀星斗落塔鈴繁響露華濃篝燈此夜聯禪榻蠟屐明朝
信野筇最是聞雞心不已蹴君同起舞青鋒

嵩遊吟

同人踏雪少林夜飲成賦

傅而師

三冬栗烈豐隆死半夜雰霏雪霰傾亂後幾人尋古寺興來
吾輩出孤城渡頭髮鬣剝谿權鶴背飄飄子晉笙簇簇圓沙
鏤虎跡泠泠瀑水瀉水聲禪枝乳竇通明滅山勢茶烟作送
迎不有許詢躬問難那知支遁語縱橫携琴懶學嵇中散呼
酒狂同阮步兵星到上方騷客醉詩成好句瓦雞鳴劫灰圻
地僧無恙老樹號風烏易驚此夜燒燈侵白曉他時結伴鬪
黃精霜鐘撞破浮生夢窻影空懸舊月明

枕烟亭集

河南府志卷之一百六

金石志一

學者流覽載籍以六經為要歸猶必徵信於諸史百家之書並旁搜金石文字於山崖墟莽之間雖風雨剝蝕兵燹銷毀而殘褐斷字尤為嗜竒好古之士所珍重焉而不忍聽其散軼者自有宋歐趙以來集錄金石成書且數十家矣河南古帝都二室在焉周鼎漢闕至寶瓌竒而漢魏石經尤為裨益經學前人謂金石遺文多與史書相證明猶未盡其說也首列石經二卷存尊經之意後乃分紀各縣為四卷凡六卷志金石

金石一

漢一字石經

按朱彞尊經義考本水經注諸書以一字石經為漢石經三字石經為魏石經今依其說而詳其論於後

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蔡邕傳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按章懷太子漢書注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為西鄴長楊升菴石經考作高堂谿典譚友夏評水經注云當作高堂谿又後漢書楊賜傳賜震孫摯虞三輔決錄注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歷位九卿遂登台輔韓說傳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舉孝廉中平二年遷江夏太守單颺傳颺武宣山陽湖陸人舉孝廉稍遷太史令出為漢中太守

盧植傳熹平四年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鄙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

觀就官財糧惠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
 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
 學中與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令
 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於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
 為立學官且助後來以廣聖意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
 大夫馬日禪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
 經記傳

按漢書注回穴猶紆曲也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小學
 謂文字也言中書別於外也刊正碑文為句古文科斗
 下乃論宜校書之由非謂碑文當日已
 作古文科斗字疑漢有三體石經也

宦者傳宦者汝陽李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
 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廼
 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
 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儒林傳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
 相告言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
 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
 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按蔡邕石經本隸書後人多本儒林傳敘以為漢石經
 乃三體書法張續謂邕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碑
 則定為隸於義
 為允詳在後

張馴傳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

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光初七年徵拜尚書

遷大司農

按靈帝紀盧植傳宦者傳儒林傳俱言五經而蔡邕傳張馴傳言六經至隋經籍志又言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其目周易尚書詩儀禮春秋公羊論語蔡之隸釋所載殘碑無周易春秋餘并同漢書隋書俱不應誤而其名乃有五六七經之不同何也蓋五經者經之通名六經者合春秋公羊為一而計之七經者實指其數而言之非有異也

謝承後漢書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闕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袁宏後漢書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之前

楊龍驤雜陽記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魏書江式傳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按江式所謂採李斯曹喜之法者即儒林傳三體相參檢之意而邕所書石經實隸書也林罕曰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或云隸省者即隸減也少減曰省乃隸書於篆書中減省點畫而已非是官省之省

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七錄一字石經尚書六

卷唐志五卷七錄有今字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七錄有毛詩三卷亡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唐志四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一字石經

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

七錄二卷 唐志同

按經義考史家體例以時代為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為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矣

魏三字石經

〔晉書衛恒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魏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郭頌魏晉世語〕黃初之後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

缺壞

〔魏書江式傳〕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

按衛恒傳以古文出於邯鄲淳又言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則魏石經非邯鄲淳書明矣式傳以為淳書乃傳聞之誤至經義考又本趙至傳稱康太學寫經之說以魏石經為嵇康等書不知嵇康寫書乃因石經寫其文若漢書所謂觀視摹寫非書丹於碑也

〔隋書經籍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

七錄十卷

又三字石經尚

書五卷

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三字石經春秋三卷

七錄十二卷 唐志三字石

經左傳古篆十二卷

晉石經

按隋志又謂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十經正字經義考曰一字當屬三字之譌于義甚允

晉書裴頠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唐六典注傳暢晉諸公讚裴頠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

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

按裴頠傳及六典注皆有刻石寫經之語顧寧人金石文字記疑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為之而未成耶是雖疑之而未定其無也竊詳傳意蓋云從石刻中寫經耳且刻石寫經本屬二事所謂刻石者如水經注所謂晉辟雍碑在漢石經北但刻石記事非即石經所謂寫經者如嵇紹序曰先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及石季龍載記遺國子博士詣雒陽寫石經之類但傳寫經文非同刻石若果別有晉石經則史傳文宜曰寫經刻石不得曰刻石寫經顧氏朱氏既列晉石經之目故存其目而論之非真有晉石經也

後魏石經

魏書崔光傳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剪勿

伐召伯所茇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不恤其人

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

以化成天下前哲寶重墳籍珍受分篆矧乃聖典鴻經炳

勒金石理為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

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汚毀積榛棘而弗掃為鼯鼯

之所棲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痛心疾首拊膺扼腕

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

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

刺史臨州冬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躡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而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闕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耻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按顧炎武石經考漢熹平四年乙卯至魏神龜元年戊戌計三百四十二年故曰三百餘載魏文帝黃初七年丙子崩至後魏神龜元年戊戌計二百九十二年故曰向二十紀

資治通鑑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頽落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胡太后許之會元義劉騰作亂事遂寢

楊升菴集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

趙岫石墨鐫華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因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

朱夔尊經義考北魏石經欲補治而中寢未有刻石流傳

且神龜乃明帝年號而謂為世宗趙氏之說均誤

按北魏補石經之說石墨鐫華本楊升菴而誤耳宜以史傳正之

歷代石經存毀

晉書趙至傳詣雒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

按世說注嵇紹序曰先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

石季龍載記遣國子博士詣雒陽寫石經

魏書太宗紀泰常八年四月帝至雒陽觀石經

高祖紀太和十七年九月壬申幸太學觀石經

劉芳傳芳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昔漢世造三字

石經於大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

皆往詢訪時人號為劉石經

馮熙傳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

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

毀分用大至頽落

楊龍驤洛陽記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

二丈羊頭山記作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周

易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

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

禪議郎蔡邕名

戴延之西征記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三十五版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一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版存餘皆崩太學前石碑四十版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石質鶻多崩敗魏文典論六碑四存二敗

酈道元水經注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定正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石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

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鐫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實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當作存駕言永久諒用撫焉毀幾半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開陽門外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
 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三部
 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
 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
 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並存堂前魏文帝
 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

按洛陽記西征記水經注伽藍記四家所載漢魏石經
 存毀數目各有不同水經注以在堂東側者為漢石經
 宜為隸書而伽藍記以為堂前有篆隸三種字碑石
 水經注以在堂西者為魏石經乃古篆隸三種字碑石
 四十八枚而伽藍記以四十八枚者為表裏隸書廊道
 元楊銜之皆後魏人證以目見而所記不同如此何耶
 蓋水經注於堂東側漢石碑不言其數洛陽記所謂四
 十六枚西征記所謂石經四十八枚皆謂漢石經而又不
 言在堂東可互相備至伽藍記誤以三種字屬蔡邕又
 誤以表裏隸書強合四十八枚之數且不別堂東堂西
 知其記載差謬不若水經注之確也又洛陽記所謂西
 行南行東行諸碑堂東漢石經也其目有周易尚書公
 羊禮記論語合隋志及殘碑經目無魯詩儀禮春秋而
 有禮記春秋碑或已毀魯詩儀禮至宋猶有殘碑不得
 謂碑已毀也禮記不見於隋志得非儀禮之誤耶西征
 記所謂南北行三十五板者堂西魏石經也其目惟春
 秋尚書二部伽藍記二十五碑寫春秋尚書二部作三
 種字與西征記正同但以魏為漢與水經注相反遂致
 後人紛爭
 不決耳

魏書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

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元年八月詔往者文襄皇帝所運

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于雒陽

隋書經籍志後漢鑄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

始中又立一當作三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

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

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

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

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

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

按西征記列石經碑數三十五版四十版共七十五版

伽藍記所列碑數二十五碑猶有十八復有碑四十八

校共六十六枚北齊書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視前

此不過失其十四枚未至於不盈大半且岸崩沒水之

說亦不可信或當時石經尚留在洛陽其

得至鄴者較洛陽所存本數不盈大半也

劉焯傳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

者焯奉勅與劉炫等考定

按魏書及北齊書言還洛陽石經於鄴周書言大象元

年徙鄴城石經于雒陽是石經復歸洛陽矣故劉焯傳

不曰運鄴城石經至京師而曰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惟

經籍志以為開皇六年自鄴載入長安失載周大象元

年徙雒陽一節史書之

疎也當以劉焯傳為確

韋述西京新記貞觀中祕書監魏徵參詳考驗蔡邕三字

石經凡十數段請於九成宮祕書監內置之後天后移于

著作院

按魏徵所參考石經十數段既為三體字則魏石經非

漢石經也而乃以為蔡邕書豈隋開皇移石時即誤以

三體為漢而移之而蔡邕隸書石經多留在洛陽耶故

矣何得更存洛陽也經義考李緯曰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洛中人家往往有之又郭忠恕張舜民邵博俱言石經至宋時猶存洛陽并見下

郭忠恕漢隸分韻石經尚書論語公羊在張奎龍圖家

張舜民畫墁錄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雒陽城乃蔡邕隸

書

邵博聞見後錄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俱已壞缺

漢石經殘碑

洪适隸釋石經尚書殘碑石經魯詩殘碑石經儀禮殘碑

石經公羊殘碑石經論語殘碑詳載下

尚書殘碑

命孔本何及相闕散孔作儉言白人維舊上有求殺

求孔作舊闕有志女毋翕傍成人毋流孔作汝無儻老各共

爾事齊乃位度爾孔作乃口闕民之承保后晉高孔作感鮮

以不浮下闕試以爾孔作汝遷安定厥國孔作邦無女平下

其或迪孔作稽自怨孔作怒求孔作誕勸憂今具有今罔後

女何下闕之勞爾先予下闕于茲高后卒乃知孔作崇降

爾疾白下闕餒迪古我先后下闕民女有近孔作則左乃

心我先后綏闕興降不永於戲孔作崇降今予下闕絕遠

女比猶孔作分猷念以相從各翕孔作設中下闕建乃家股孔作

盤闕既下闕 衆曰女罔台民孔作無 劬孔作 建大命今我

一字 孔作予 凶德緩孔作 績下闕 今孔作 無爾惠孔作 朕闕孔作 枉孔作

動萬民以遷肆上下闕 棄孔作 拔予其勛孔作 簡相爾念

敬我衆朕不已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聽開天

既孚孔作字已上 厥遺任孔作 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闕

不謂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已上牧誓篇 伊孔作 無孔作

水白孔作 泊孔作 陳其五行帝下闕 白建用皇極次六白艾孔作

用三德下闕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下闕 食二白偵

三白祀四白司空下闕 極凡厥庶民無有涇到人無有下闕

明人之有誠有為使蒼其行而下闕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

蕩毋黨下闕 為天下王三德孔三上一 一白正直下闕 家

而孔作 無凶于而國人用闕 頰辟孔作 乃心諫及卿闕 諫及

庶民孔作人已上洪範篇 維天命元孔元作 朕不敢有下闕

爾時維天命王白告爾孔無多 下闕 茲維孔作 予維四方

罪攸責亦維爾下闕 有年于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

已上多 青孔作 之艱難乃劬孔作 乃憲孔作 既延孔作 不

土篇 則侮厥下闕 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孔作 民桓

懼下闕 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享國五 自時厥後

下闕 功田功徽采懿共懷保小人孔作 惠于矜孔作 鮮鰥

酒孔作 毋劬孔作 于遊田維闕 共孔作 無滯于觀于逸于

下闕 于遊田以萬民惟正之

河漢志 卷之二十一 金石志 金石

供毋兄孔作無皇白今日下闕庶不聖孔作聽人乃訓變孔變上

亂正刑孔正上有先王之至于下闕則凡白孔作皇自敬德庶疇白朕

之疇允下闕公白於戲嗣王臨于茲孔監上有其道孔作終

出于不詳於戲君闕白時我已上君奭篇我則致天之已

多方篇常伯常任辟孔作準亂孔無謀面用下闕于厥邑其

在下闕有會孔作俊心以敬事下闕王維厥孔厥上度孔作宅

心乃下闕受茲孔作此卒卒其孔作基於戲下闕且以前孔作已受

人之徹孔作徹言下闕訓德孔德上是罔顯哉孔作在厥世下闕

王之鮮孔作歌光以揚武王已上立政篇凡乃闕名大保下闕通

孔作段就孔作集大命在下闕非幾茲即孔作既黼衣孔作展

已上顧命篇

右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篇十

五字收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

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

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

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

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為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

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

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

八字鴻艾勅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女之

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此碑獨闕祖
 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但云高宗饗
 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
 與堂谿與馬日磻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
 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
 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
 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
 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
 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頽半沒于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
 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

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為柱礎唐初
 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
 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
 今京華鞠為瓊芻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既集隸釋因
 以所有鑿之會稽蓬萊閣勛音備勉也物亦逸字

魯詩殘碑

惟毛作維是福心是以為刺 葛履下汾一曲言采其蕢彼

其之子美下之誰知關一字毛誰上有其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

實之下父子父關一字日嗟子子行役夙夜毋毛作已尚

上毛作慎下哉猶來毋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下予毛

猗不稼不耑毛作胡取禾三百廩子不狩不下特子彼君

子子不素食子欲欲毛作伐輪子下毋食我黍三歲宦

貫女莫我旨顧逝將去女下宦女莫我旨勞闕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下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

闕句山有藟毛作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酒食胡毛

何不曰鼓瑟且以喜樂下既見君子云胡其憂楊下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

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藟數字又有一段

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

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

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爲

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

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然也

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下闕卒爵坐奠爵拜執下闕人盥洗升勝觚于

賓下闕上拜受爵于筵前下闕首公荅拜勝爵者立下闕

勝爵者執觶待于下闕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摩滅

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

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

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略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咨訪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為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勝觚勝爵云者勝蓋送也

公羊殘碑

翬者何公子翬

闕一

何以不稱公

下闕

栢於是謂栢白吾

為

闕三

矣隱白

下闕

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

闕一之口

踏

板本

立

下闕

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

闕一

之邑曷為

仲子

板本有

栢未君則曷為祭仲子

闕一

為栢立故

下闕

諸侯四諸公者何諸

闕一

者何天子三公稱

下闕

相處乎

內始

闕一

諸公放

板本

於此乎前此矣前

下闕

其成也白

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

板本有

吾

下闕

後為平外取

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下闕

弟毋兄稱兄凡

闕五

之大夫

也此

下闕

之邑也天子有

闕四

諸侯皆從泰山

卒赴而

闕一

卒告公曷為與徵者

下闕

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年此公子翬也何

下闕

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

內大惡諱小下闕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試板本

作也試下闕葬板本有不繫闕一匡子闕二薨何以不地

不忍言已上隱公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闕諱取周田也

諱取已上十有四年何以闕一記異也何異下闕則至無

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下闕乎隱祖之所選板本

作闕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下闕不亦樂乎堯舜闕二

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已上哀公有傳桓公二年顏

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闕何以書記災也世年顏氏

言君出則已入下闕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

也下闕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域議郎臣闕二

字臣劉宏郎中臣張爽臣蘇陵臣傅楨雜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

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

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繹蓋嚴

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

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

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孫表二人姓

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下闕本本立闕一道生孝下闕曰道

千乘之國敬事下闕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下闕而有信雖

曰未學吾必謂下闕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下闕與意板本

作予之與子贛板本曰夫子闕五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下闕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闕五禮節之亦不

板本有行下闕焉可謂好學已矣板本作也已而無詬富

而無驕下闕告諸注而知來下闕人之不下闕章已上學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闕乎板本學世下闕孫問孝於我

我對曰毋違樊遲闕一何下闕曰生下闕葬之以禮祭下闕以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闕勞有下闕孝下闕瘦扶人焉瘦板本

有哉 子曰溫故而知下闕子下闕器子贛問下闕乎異端斯害

也已 子曰下闕子曰下闕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下闕之下闕子

曰書云孝于板本惟孝友于兄下闕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下闕已上為政 篇見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林闕十與下闕與對曰不佞子曰闕五山不如林放闕九

也射下闕曰起予板本有商也始可下闕子曰下闕段禮

吾下闕也知其說闕三天下也其闕一示諸斯乎下闕如神

在下闕於二代禘禘乎下闕大廟下闕子知禮下闕禮下闕

也下闕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下闕往下闕門國板本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闕一管氏下闕知禮下闕吾未嘗不得

見也闕二出曰下闕無道也久下闕觀之哉 凡廿

六章 已上八節篇

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 板本有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

之所欲也 下闕 顛沛必於是 子 闕二 未見好仁 板本有者字 惡

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 下闕 過也各於其黨 闕二字 斯却仁

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板本作矣下闕 子懷荆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 下闕 曰唯子出門人

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下闕 曰父母在不

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 下闕 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憂於 闕一 父母 板本有乎字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難矣哉 下闕 君子 板本有亦字 有惡乎子曰有 板本有惡字 惡

種人之惡者 居下 板本有而訓上者惡下闕 之則不孫

遠之則怨 一曰年卅 板本有而字 見惡焉其終也已 凡廿

六章 已上陽信篇 枉道而事人何 闕一 去父母之國 板本作邦

闕一 景公侍 下闕 子曰若季氏 下闕 子曰鳳兮鳳兮何而 板本

無而 德之衰 板本無也字 注 闕二 可諫也 板本無 來者猶可追

板本無 執車 板本無與者為誰子無 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

孔丘與曰是 本有也 是却津矣 下闕 若從避 板本作辟 世之

士哉擾 板本作有而空 親 不輟子路 板本有行字 以告 板本有夫字 子憮然

曰鳥獸不可與同 下闕 穀不分孰為夫子置 板本作植 其杖而

耘 板本作芸 子路拱而 闕一 止子路宿殺雞 下闕 禮 板本作義 如之

何其廢之也板本無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下闕志辱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作而已矣謂虞

仲夷供板本作逸隱居下闕少闕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

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闕已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闕一日子夏闕一何對日子夏曰可者闕四

者距板本作子夏曰雖闕五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下其

事君子學下闕子夏曰小人之過下闕曰下闕子夏曰大德闕五

出入可也 子旂板本作游子闕君子之道焉可闕二有

闕一有卒者其唯聖人下闕仕而下闕曾子曰吾聞諸板本有

子人未有自致也者板本作必也親喪乎闕一子曰下闕如

得其精則哀矜而勿喜子貢曰紂之闕一是其板本作下闕

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板本於地在人賢者

志板本其下闕告子貢闕一子貢曰辟諸板本宮牆板本賜之

籥闕二窺見室家之好夫下闕尼不可毀闕二人之賢者公

陵也闕三踰也仲尼日月也下闕一言以為公却言不可不

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下闕已上 不蔽藺在帝心

朕躬有闕毋板本以萬方萬方有闕一字板本在朕躬下闕

歸心焉所重民食喪闕一寬則得眾敏則有功闕一則說

下闕不驕威而不猛子闕一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闕一

民之下闕尊其瞻視儼闕三而畏之斯亦威而不猛乎

下闕
已上堯日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闕一字

賈板本諸賈之狀包周

闕四蓋肆乎其肆也闕一字

周下闕曰言闕一字

一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下闕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即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
 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周有
 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
 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
 置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
 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
 我邦之類未嘗為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為兩君之好何
 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
 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
 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
 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
 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
 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
 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

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訓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陲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暉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鴈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洪适隸續石經儀禮殘碑一段八行上下皆糜碎行多者六字少者二字聘禮之文也前五行乃使還反命之儀後三行乃出聘遭喪之儀一段十行二十字士虞禮之文也漫滅太甚僅有數字隱隱可認非板本尋繹安能得之因知此碑每行七十三字鴻都遺刻獨此最爲難辨聘禮曰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壇釐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介執

璋屈纒立於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官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荅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再拜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拜勞士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成周之時朝覲廢而盟會講列國相聘結轍于道往返禮容翫曲備具靖康建炎間戎馬南牧已酉年先公張

旻請和抵雲中聽命於粘罕繼徙冷山十有五年然後歸紹興之季金人犯廣陵明年壬午仲弟往尋盟隆興之季復入淮壩其明年乙酉予銜命至燕館其邸十日四見其君燕射訖禮到闕與上介便服對內殿再拜升階奏使事賜坐飲茶而退既弛擔件所得之物以聞駭步就賜以所黥一二物隨以獻得告三日蒞職如初古禮病于太煩今日之儀無乃太簡乎

按洪造又記儀禮殘碑二段一為聘禮文一為士虞禮文與隸釋大射儀文不同以字太少故其文不具

魏石經遺字

隸續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

隸書之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蘇君有言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詔諸儒讐定五經命蔡邕書古文篆隸三體鐫石立於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收者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楊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存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卽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室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鄭氏水經注云漢立石經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旣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惟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磳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

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既以此碑為石經
 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隸釋鑿漢魏之字法詳公羊之題
 名據水經之事實辨二史之抵牾已定一字遺經為漢刻
 矣續得蘇氏此碑益喜前說猶墨守也歷古所疑於今始
 判會稽所鐫隸篆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以取信焉
 王應麟玉海左傳正義石經古文虞作公魯作表
 婁機漢隸字源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皇祐癸巳蘇望所
 刻

經義考集古錄中有古文篆隸三體遺字凡八百二十有
 九歐陽棐曰高紳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
 此本於其覆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綴輯續藏之碑
 以大歷十四年七月立趙明誠曰石本舊藏高紳學士家
 集古錄云紳死其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
 遂焚其石非也元祐間余視親官徐州時故郎中趙疎被
 旨開呂梁洪挈此石隨行已斷裂用木為匣貯之疎尤珍
 惜親友有求墨本者必手摹以遺之疎歿今遂不知所歸
 按金石錄定蔡邕所書為八分三體石經乃魏所建而
 隸續謂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郎書而未嘗見三體據趙
 氏自言親見趙郎中挈高紳石本即
 魏三體石經固未嘗不見三體也

河南府志卷之一首六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河南府志卷之二十七

金石志二

金石二

石經論跋

竇蒙述書賦注蔡邕書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石既尋毀其本最希

按諸家誤以三體為漢石經者辨見前
後茲但類列其說不暇一一辨之也

郭忠恕汗簡後漢中郎蔡邕寫三體六經邪臣矯嫉未盈一紀尋有廢焉

方勺泊宅編方甸曰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

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隨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幾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者猶數十卷而二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加意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合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皆殘闕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惜哉

歐陽棐集古錄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按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亡失皆盡皇祐

中有蘇望者得摸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偽也在洛陽蘇氏家

按小歐陽集古錄石經遺字乃魏三體石經字而以爲邕書本蘇氏說而誤也隸續已辨明又隸續計遺字八百一十九集古錄作八百二十九亦誤

趙明誠金石錄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蔡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

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在引洛陽記所載有尙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尙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皆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俱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然則豈不可惜也哉

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結前代諸儒之論
欲以已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

按金石錄蔡邕小字八分存者惟陳仲弓碑與石
經遺字爾石經字畫謹嚴而仲弓碑放逸可愛

董道廣川書跋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當時號洪都三
字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
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
於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都河陽河岸崩遂覆於
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
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
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

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
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
之本猶在秘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磾數
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
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
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
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又
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闕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
相按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
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

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
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尚有
碑十八楊銜之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
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
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古文尚書
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為漢所書哉余謂
魏為一字漢為三字此得相亂耶且天命自度碑作亮憲
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既誕作乃憲既誕治民禮懼
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受
譌誤不若碑之正也 又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

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為一碑亡其半
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為
一碑破闕殘餘得五十之一其存字為三百五十七以今
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為意與之我未見好仁
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
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
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
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為誰而作執車者
為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
字耄而不輟作擾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

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游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于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按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按定眾家得正譌誤多矣

按董道知周大象中徙鄴城石經還洛而又謂軍人竊載還鄴蓋欲原隋開皇自鄴載入長安之由也不知劉焯傳固言運洛陽石經至京師經籍志乃史家之誤非其寔也又本洛陽記以殘碑為漢石經矣而顧以魏為一字漢為三字豈未見殘碑為一字乎何自相悖謬也隸釋論語殘碑是魯孔丘與曰是下無也曰二字董道反謂比今書多二字誤矣引趙綽語經義考別作李綽

姚寬西溪叢語蔡中郎石經漢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

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為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為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為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闕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傳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磧等所立正定本據洛陽記

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磾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為也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競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手餘兩填塞街衢其碑為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於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於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即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謬謂之蔡邕字矣唐秘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秘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秘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按姚寬以漢魏皆三字石經而以一字石經為晉石經與諸說互有異同不知晉寔無石經也辨見前

黃伯思東觀餘論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

書女母翁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成女永勸憂女

勸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哉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女分各翁

中各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朕動天既付命今付

曰陳其五行

今謂

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

今亮作度以

治

懷保小人惠于矜寡

今人作民于作鮮

母兄曰

無皇則兄自敬

德

兄作皇

且以前人之微言

今作微言

是剛顯哉厥世

今哉作在文王

之鮮光

今作耿光

通殷就大命

楚殷集大命

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

于惟孝

今于作乎

朝聞道夕死可也

今也作矣

是魯孔丘與曰是是

知津矣

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稷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稷而

子路行以告夫子撫然

置其杖而耘

今置作植

其斯以乎

其斯而已矣

譬諸

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

今賈作沽

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

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

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

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

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圖家

有石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

所有者止此子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

臣左立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

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

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

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陔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

臣傅楨雜未詳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

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

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按張燾龍圖家漢隸分韻作張奎龍圖家又黃潛曰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存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如此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當珍護以謹其傳也

邵博聞見後錄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

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子曰是魯孔子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按今世本為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為異甚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同馬日磾等以前聞攷正自書立石洛陽太學門下摹寫者曰千人車乘填塞至隋開皇六年遷其石於長安文字剝泐不可知詔問劉焯劉炫能盡屈群起之說焯因羅飛章之毀予謂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耶又隋史既遷其石於長安

今尚有出於洛陽者何哉

鄭樵通志略石經始於蔡邕秦火之後經皆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授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為書而刻石於太學門外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職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多非蔡氏之尺車漢隸字源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西京靈帝紀云詔軾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氏半為請正定五經文字刊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鑿本為異記云碑凡四十六多毀但有書易公羊論語在曰景曾此

不存北齊徙於鄴都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亂作營繕

者以為枉礎而隋志以謂後漢刻七經於石皆邕所書與

紀傳所載不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

按字源尚書下列一百三十九魯詩下列一百四十等字乃編碑次第以備檢查經義考引之作尚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是誤以編次為所有殘碑字數失之遠矣

張演石經跋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麤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曄漢書論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為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

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六焉疑洛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礮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稽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尙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尙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投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也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

趙齷書史欲學隸者當以石經為祖

陶宗儀書史會要堂谿典官五官中郎將馬日磾趙國官
諫議大夫劉宏張馴韓說官議郎張文蘇陵傅楨楊賜孫
表官郎中單颺官太史令左立官博士並熹平中奉詔正
定諸經者

楊升菴集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於太學
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
谿典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石於太學門外此
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

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

按石墨鐫華本楊升菴漢石經初刻再刻之說亦以光
和為初刻熹平為再刻夫熹平在前光和後安得以
光和為初熹平為再經義考曰漢熹平刻石光和立石
先後總屬中郎所書非再刻也斯為通論矣趙嘏又以
魏為三刻則因升菴而衍其說也。又按
升菴曰蔡邕石經趙殿撰家有遺字三卷

程敏政篁墩集孔鮒藏經魯恭王發之孝平元始元年王
莽命甄豐摹古文易詩書左傳于石此石經初刻也章帝
命杜操增摹公羊論語古文而釋以章草此石經之再刻
也靈光和六年命胡毋敬崔瓊張昶師宜官以古文八分
刻易書魯詩儀禮左傳于太學講堂此石經三刻也熹平
四年諸儒以左傳立于劉歆當廢公羊與于孝武周禮備

雅傳于周公魯詩論語出于孔子當與易書並刻又詔蔡邕楊賜堂谿典馬日磾等純以八分書之此四刻也魏虞喜惜古文不傳言于邵陵厲公自摹古文于石陳留郡鄭淳以小篆釋之鍾會註以小楷刻于鄴都學宮此五刻也晉惠永熙武庫火梁武帝索于王志得漢楊本三種詔賈子雲等以小楷刻之金陵易用費直書用姚方興詩用毛禮用小戴春秋用三傳此六刻也北魏太武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以漢魏石經在洛鄴者遭王彌劉曜之亂命元暉于烈韓毅等補之此七刻也周大象之沉齊高澄之魏又殘闕矣隨大業中取其遺書于秘書省貞觀六年魏徵請發而傳之詔歐陽詢補其八分此八刻也時孔穎達爲疏義請以王弼易孔安國書毛詩三禮三傳論語爾雅孟子孝經頒天下爲十三經開元四年張說講補古易魯詩詔禮部郎中殷仲容摹古文于石此九刻也天寶九年從李林甫請詔侍書徐浩等以小楷刻九經于長安此十刻也蜀孟昶命李仁罕母昭裔楷書刻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孟子十一經此十一刻也南唐昇元以楷書刻十一經增孝經爾雅此十二刻也宋淳化六年翻蜀十一經于汴此十三刻也高宗御書五經于臨安府學才人吳氏續之此十四刻也洪适摹鴻都遺字于利州此十五刻也范成

大復摹于少城此十六刻也天章閣待制胡元質復摹于成都學宮並三體刻之此十七刻也宣德六年靖江王又摹于本府此十八刻也天順元年秦府又摹刻而古易魯詩復完此十九刻也

按元始元年王莽命諸儒通經者詣公車章帝作章草而摹刻石經之說俱不詳于正史至靈帝年號熹平在前光和後在後漢魏三體石經在洛陽篁墩言刻于鄴都學宮義考正之

手慎行筆塵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

夫相繼為洛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頽落闕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守視補其殘闕竟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為吾道之厄一也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石經八分書熹平四年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尙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三體石經漢魏皆嘗之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

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維陽伽
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
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石中郎將蔡邕筆之
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
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
堂前章懷太子引洛陽記則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
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少二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
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
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此皆當時親見其名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

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
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為魏為漢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
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
馴傳則以為六經隨書經籍志又以為七經此言漢五六
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
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
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為表裏隸書隋
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
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體之不同也金石

漢石經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
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

建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為魏經在堂西乃雜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禪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為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為魏為漢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雜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誠金石錄言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荀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為邯

鄲淳書則不考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

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所書非也孝靜帝

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于鄴北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十八枚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太半則不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

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顧嘗為之而未成耶今此之本据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雜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雜宮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意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堦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子皆得其拓本邵伯温間見後錄言近年雜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道廣川書跋記尙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今此石已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許慎撰說文用篆

為正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淳師焉略窺其妙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其所論者中郎之篆爾不言及隸以今推之漢人之所通行者隸也石經固有古文篆二體矣未知其出於何人若夫中郎之作隸者蓋隨俗為之欲人易曉而已固不若許叔重之一點一畫皆有根柢也故唐李陽水言蔡中郎以豐同豐按豐字自漢三公山碑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等碑多已作豐不始於中郎也李丞相將東為宋魯魚一或涇渭同流而張參作五經文字每言上說文下石經石經之文大抵其變而從省者也

省者謂之隸其稍繁而猶雜篆法者謂之八分者已不必能通六書之指矣故韓退之贈張秘書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而况於爲隸爲真以至於行草乎雖然古文之變而爲篆又變而爲隸也五經之異同變而歸於一也此亦勢之不得而中郎固適當其時者也顏氏家訓曰世間小學者不通今古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盡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然則唐人試士必以石經說文字林者蓋欲其兼古今之法而曉變通之意乎又按宋胡宗愈重刻漢石經記曰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因以鑿之錦官西樓字交紹奕跋言給事內翰胡公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竝錄諸石夫字至四千二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八百一十九可謂多矣而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未見拓本元吾邱衍學古編曰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真古碑今無矣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東漢書學以中郎爲最而石經尤其得意之作故當爲兩漢之冠按鴻都石經立於熹平四年當時觀者車馬填隘未三十年兵火亂離已失其半後遷

於鄴遷於洛復遷於長安遂致蕩然至唐開元時僅存墨本耳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洛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揚也雖所存僅百十餘字然先正典刑具存真希世之珍也予裝之硯山齋秘笈中石經在宋趙明誠猶見數千字謂以世所傳經書本按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觀德夫之言則聖遠言湮後學於經無所師承無所根據而徒執一己之說使聖人之經曲就之真可慨也

方中履古今釋疑黃俞邵曰張孟竒謂漢嘗三書石經以儒林傳注爲證放謝承乃三國人蓋嘗著後漢書中嘗言熹平石經故章懷注引之原無詔書石經事蓋孟竒讀書不詳之故遂畧去注中謝承書曰曰字而直以謝承書石經則真鹵莽之過也三則以水經注云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謂合建寧熹平十六年中凡三刻夫石經之刻自非旦夕可就范史之熹平其經始也水經之光和其告成也若如孟竒所云母論石經堅緻非一時剝蝕之物而十六年中刻而又刻亦何不憚煩若是哉

朱彝尊曝書亭集石經殘字跋曰中郎石經初非三體書

法而楊銜之劉芳竇蒙蘇望方匄歐陽棐董道等皆誤讀
范史儒林傳惟張縝謂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于碑則
定爲隸其說獨得之今觀宛平孫氏所藏尙書論語殘字
平生積疑爲之頓釋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句咸注云孝乎
惟孝美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
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經義考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傳
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而楊銜之
洛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竇蒙宋郭忠恕蘇望方
匄歐陽棐董道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縝謂邕以三體參

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其義爲允載考衛恒及江
式傳酈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漢石經迨趙明誠金石
錄洪适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
文後列堂谿典馬曰碑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當史
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曰碑等諸人於
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代爲前後隋經籍志列一
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
字爲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
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蓋雕本相沿偶譌三字爲
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搨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所

藏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為漢隸無疑也又按元吳萊立夫漢一字石經歌云先聖去已久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在季漢章句攻指擿八分自為書刊定乃勒石古碑四十六兵火空餘迹熹平歷正始洛土重求索衛侯師邯鄲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西學者常嘖嘖史書竟差舛一字幾不覲立夫之見亦以一字為漢三字屬魏故節錄之

按洛陽石經惟漢一字石經魏三字石經耳晉及後魏石經之說辨已見前至唐國子學石經後蜀石經宋國子監石經皆仿漢魏石經之義而不在洛陽若胡元質洪适重刻漢石經雖不在洛陽而皆因洛陽殘碑遺字編鑄寔洛陽石經之苗裔當與蘇望所刻魏石經同附見焉胡元質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以楷書釋之鑄石

河南府志卷之一百八

金石志三

洛陽

商丁舉爵

佚

薛尚功鍾鼎款識博古云王玠得古爵於洛而名之曰丁舉字畫古拙丁亦商君之號其為商器無疑

周廟金人銘

佚

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

信

按劉勰文心雕龍曰周公慎言於金人則此銘周公所作也路史黃帝以惟口起兵惟動得吝乃為金人三緘其口而銘之注引太公金匱公對武王之言明黃帝所作皇覽記引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曰武王問尚父五帝

之戒對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朝不及夕故為金人二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當以家語為正

周雖公鼎銘佚廣川書跋此鼎制甚大按以今太府權量為斤若干其容若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雖公誠作尊鼎原父以丁為寧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為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誠周古史考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者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卽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為夏之二月元命苞曰夏以十三月為正故管子有十三月合人之魯二十四月魯梁之氏歸齊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復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才曰四十二月之科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卽位後以月為數其時則已再改年矣蓋循用古制服制小傳盡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得之

周季嬪鼎銘佚宣和博古圖銘云正月王在成周徙于楚麓命小臣夔先見楚居王至于徙居廡遺小臣夔錫貝錫馬兩夔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季嬪寶尊嬪通姪

周邠敦銘佚呂大臨考古圖銘曰維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昭或作昭宮丁亥格于宣射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邠王呼

內史册命邢王曰邢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惟
亂商乃命錫汝赤芾同冕齊黃鑿旗用事邢拜稽首敢對
揚天子休命邢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邢其眉壽萬年無
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按宣射即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蓋宣王之廟也此
銘薛尚功釋作邢劉原父釋作毛伯考古圖從薛

周敵敦銘佚 博古圖銘曰維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節趨及

內伐浪昂參怡裕敏陰陽洛王命敵追迎于上洛愬谷至

于伊班長榜敵首百執僎曰雜字人三百鄙于艾伯之

于愬衣誦復付乃君維王十有一月王格于成周太廟武

畏公入佑敵告禽敵百僎曰王蔑敵歷事尹氏受釐敵圭高

幣貝五十朋錫田于敵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敵敢對揚天

子休用作尊敦敵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按徐獻忠云此文與商周之書同辭與雅頌之詩同意
蓋敵有執訊獲俘之功而獻之王告廟受釐之後而錫
之圭幣士田者如此其云南淮節趨及內伐昂參蓋淮
夷內伐將于昂參之墟謂西方也豈宣王世淮戎並與
之日耶王命敵追迎于上洛愬谷至于伊蓋禦敵之師
自西而及于洛中也自時雜僎三百人而百執僎白乃
其首事者也于愬衣誦復付乃君蓋自愬谷已誦聞其
事而復以所僎付于君也故王至自周太廟而受之宜
其銘諸金石以揚天子
休命也○玉海欲作飲

古盤銘佚 廣川書跋得之河南鞏氏其銘為舉蓋舉而進之

此其義也朴質不飾有足以承此殆古之匱盤也匱以注
水承水於盤不使水散於地尊者之所用也

按左傳懷嬴奉匜沃盥則匜以盛水侍者奉以沃盥而以盤承其下也內則敦牟卮匜非餽莫敢用鄭氏謂卮匜酒漿器也盛酒匜以盛漿是匜又食器也蓋三代之器言舉者多矣已爵為舉丁卣為舉周鼎為舉檀弓杜賈揚解謂之杜舉凡器之可舉而進者皆得名之故河南鞏氏所存古盤其銘為舉也

周世王名號碑 佚 水經注周山有二王陵陵東有石碑錄赧

王以上世王名號考之碑記周墓明矣

漢蕭何碑 佚 通志金石略西京有蕭何碑折作兩段

漢丞相長史朱買臣墓銘 黃叔璥金石攷東封之歲洛陽

平御路北市東南隅得石廼漢丞相長史朱買臣墓誌銘

按水經注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是墓中有誌之始而無誌之名也漢夏侯良得佳城銘世無知者惟博士叔孫通能讀其文以為周禮中書然考詩云三千年見向日自孝

惠時上推三千年當在洪荒之世蓋未有書於安得在銘未可謂墓銘之起遠自上古也廣州書跋曰墓之有銘在漢則杜鄴甄豐然樹之於外其後如繆襲輩刻官代納之壙中皆在永建後原刻銘墓中不知何時而於所見者永城芝石最先也銘誌得之潘昂霄金石例曰事祖廣記引炙較子齊王儉云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琳作石誌以其銘諫故以紀行白爾遂相祖習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埋文將以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有德業則為銘文又隋代醜家於王戎墓得銘云晉司徒安豐元公王君之銘有數百字則魏晉已有其事不起于宋也馮鑑續事始云按西京雜記前漢杜子春一作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刻石埋于墓前恐墓誌因此始也據是則漢人已有墓誌但河南舊志所載得漢朱買臣墓誌銘今石既無存銘亦不傳恐舊志失定金石攷不能辨其真偽耳

漢董宣廟碑 存 弇州山人藁碑前有四字篆書漢董宣傳傳

作中楷結法俱精雅有方圓意而不具人姓名當是唐能

書者書之也 **金石補遺**碑漢董宣傳八分書無年月在

洛陽董公祠內

按漢董宣傳四字篆書非分書現在府城東門內董公祠

漢橋元碑 **金石攷**在洛陽

按橋元碑據水經注在睢陽縣橋元墓前有三碑又據通志金石略橋元二碑入南京俱不言洛陽金石攷以為在洛陽者蓋因元官洛陽左尉而誤耳

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語 依 **金石攷**語一作誥建寧二

年蔡邕撰文云太夫人年九十一薨於太傅府是月既望

公之季子陳留太守碩卒於雒陽左池里舍十月既望

翌日葬於雒陽東界關亭之阿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勾

陽子肅等二十三人思德慕化推本議銘著斯碑石是為

神語

漢胡公二碑 佚 **金石攷**洛陽有陳留太守胡公二碑建寧二

年蔡邕撰

漢司空殘碑 佚 **金石錄**漢司空殘碑政和乙未歲得於洛陽

天津橋之 遺 災葺尾已不完所存四十五字字畫奇偉其

詞奪云命爾司空余囿爾輔據此乃嘗為二公惜其不見

名氏也碑陰有故吏題名百餘人尤完好筆法不減蔡邕

石經云一隸續司空碑存五行行九字皆銘詩也字徑二

寸餘雄健清新蓋漢法之神器

漢洛陽宮殿門題佚水經注漢世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

言是蔡邕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尙

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

常愛翫之以爲勝宜官北宮榜題咸是鵠筆南宮旣建明

帝令侍中京兆韋誕以古篆書之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

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節令江式

以大篆易之今諸桁榜題皆是式書

漢洛陽橋石柱銘佚水經注洛陽建春門右橋建兩石柱橋

之石柱銘曰陽嘉四年乙酉壬申使中謁者魏郡清淵馬

憲監作石橋梁柱

漢儒鼎文佚鼎錄靈帝熹平元年鑄一大鼎埋之鴻都門其

文曰儒鼎古書

漢五君栝梓文佚東觀餘論在洛陽上清宮隸續黃長睿

作洛陽九詠其瞻上清一篇中云窿梓五兮石栝九饗西

后兮殿東后注云宮中有石上列圓穴五橪穴九俗謂之

九卯石側各有題記曰太老君真人君仙人君東海君西

海君字與漢人隸法同宣和殿藏碑錄以爲漢碑而名之

曰真人君石樽刻與四老神祚機刻石同帙其文惟太老

君三字最大蓋尊老子也西海君六字却似晉人筆札豈

鐫刻有工拙乎

漢太尉劉寬二碑佚集古錄漢太尉劉寬碑有二一故吏李

謙立一門生商苞立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

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

元年其裔孫湖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於野為再立之并

記其世序金石錄漢太尉劉寬有二碑此碑據藝文類

聚乃桓麟撰後碑不知何人所為然字體則同也東觀

餘論在上東門外官道北洛陽尉射圃中近世近事者亭

以覆之曰其亭為寶刻蓋以是碑為蔡中郎書故名焉二

碑陰各有題名予徘徊碑下想文饒之高風玩中郎之妙

楷與歐陽信本觀索靖書碑坐卧不能去何以異云漢

隸字源劉寬後碑在丙京洛陽縣與前碑文亦相犯門生

商苞作

漢劉寬神道佚隸續劉寬神道二碑其一曰漢太尉劉公諱

寬字文饒其一曰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昭烈侯劉公神

道字法與正碑相類自昔訪石刻者惟知上東門外門生

故吏兩碑耳俱不知更有此碑碑圖云劉寬神道二刻隸

字各二行其上皆有螭左右相向其下有一獸之面兩旁

頗不具

漢大石嶺山堂碑佚水經注大石嶺開山圖所謂大石山也

山下有大石鎮碑河南隱士通明以靈帝中平六年八月

戊辰於山堂立碑文字淺鄙殆不可尋山在洛陽南而劉澄之言在洛東北非也

魏典論六碑伏魏志文帝作典論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

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刻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廟與石經

並以永示來世伏述征記曹真祠堂在北邙山刊石既精書

魏曹真祠堂碑伏亦甚王其口對太極車伏魏太妃郭氏碑伏通志金石略

正元其年在西京伏魏三斷碑伏通志金石略碑皆漫滅二碑無字在西京

晉辟雍行禮碑伏金石攷太始二年在洛陽伏晉千金渠石人脇下文伏水經注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

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

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竭東注謂之千金渠逮于晉世

大水暴注溝瀆泄壤又廣功焉石人東脇下文云云太始

七年西脇下亦有文

晉金像菩薩銘伏伽藍記宜壽里段暉宅地下常有光掘光

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跌坐上銘云晉太始

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令荀勗造

按古人墓誌銘有有誌無銘者但曰墓誌亦有無銘而亦曰墓誌銘者或以誌後散文用韻為銘或散文全不用韻亦得為銘各體備昌黎文集中今攷金像文十八字但記年月與造像姓名別無銘詞而曰銘蓋古人製

字但記年月與造像姓名別無銘詞而曰銘蓋古人製

字但記年月與造像姓名別無銘詞而曰銘蓋古人製

字但記年月與造像姓名別無銘詞而曰銘蓋古人製

字但記年月與造像姓名別無銘詞而曰銘蓋古人製

字但記年月與造像姓名別無銘詞而曰銘蓋古人製

題有自來矣

晉太原寺博浮石銘伏伽藍記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

巳九月甲戌伏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

晉王大令桓山伏絳帖王大令殘碑桓山頌獻之銘六字

梁天福元年陽修城得之土中考其事或是永初十二

年秋桓温破義事此碑碎裂不全止存此六字耳

晉王司徒墓銘見聞記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

時釀酒家穿外考作窳得銘有晉司徒尙書令安豐侯王

君數百字廣晉跋南朝王戎墓銘凡數百言其首書晉

司徒尙書令王元公之銘

按金石略西京有王戎碑惟存數十字

後魏苗茨碑伏伽藍記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

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

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

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

如何不得言誤也銜之時為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

故言苗茨何誤之有眾咸稱善

後魏千金塢石人銘伏洛陽記千金塢舊堰穀水魏時更修

此堰積石為塢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塢塢

之東首立一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

造築此場更開溝渠此水衝渠上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
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蓋魏文帝修王張敬蹟
也場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也

後魏石佛六碣存金石攷一太和七年新城縣功曹孫狄生

造像記孟廣達撰蕭顯楷書一太和口年遊橄校尉司

馬解伯達造像記一敬善寺石像銘參軍李孝倫撰

一安戎縣開國子仇池楊大眼為孝文帝造石像頌

陸渾縣功曹魏靈藏造石像頌年月未詳一太和口

年造書皆陽文金石遺文作魏始平公石像記太和十

年九月今安戎陸渾始平三碣尚存

後魏永寧寺碑佚金石攷熙平元年常景撰

後魏正始寺碑佚伽藍記正始寺有石碑背上侍中崔光施

錢四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永

熙元年詔中書侍郎魏收為寺碑文

後魏望先寺碑佚金石攷法子丹書

後魏景林寺銘佚伽藍記寺中置祇洹精舍靜行之僧結脚

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為其文白頭一字景

裕范陽人也

後魏兗州刺史賈司伯碑佚金石略神龜二年在西京

後魏侍中廣平穆王碑佚金石略俗云陵家碑太昌元年在

西京

後魏汝南文宣王碑佚金石略在西京

後魏末帝碑佚金石略在西京

後魏瑤光寺碑佚金石略永平三年

後魏景明寺碑佚伽藍記永熙年中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為

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雅潤朗

後魏大覺寺碑佚伽藍記永熙年中平陽王即位造甄浮圖

一所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温子昇為文也

後魏洛陽令楊機清德碑佚伽藍記建陽里東有綏民里內

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

後魏北邙寺碑佚馮熙傳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

詞高祖頌登北邙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

後魏洛陽北界碑佚水經注洛陽河水之南岸有一碑北面

題云洛陽北界上舊有河平侯祠祠前有碑今不知所在

按水經注所謂洛陽北界碑在河之南岸今入孟津又有洛陽南界碑曰汝水南出南北流逕石碣東柱側

刊云河南南界又有一碣題云洛陽南界碑柱相對既無年月不知何代所表也今南界碑入汝州故不列

東魏大覺寺碑佚金石錄大覺寺碑在洛陽碑陰題韓毅書

據北史毅魯郡人工正書神武用為博士以教彭城景思

王攸當時碑碣往往不著姓氏毅以書知名故特自著之

也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

唐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
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至
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
皆目為漢隸

北齊馮翊王平等寺碑有金石錄碑云寺魏廣平王懷所立
永平中造定光銅佛一軀高二丈八尺屬魏季像在寺外
未果移入其後齊高祖過洛始遷像入寺至馮翊王潤又
增修殿宇焉洛陽伽藍記云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
有悲容兩目垂淚三日而止其後爾朱榮北海王爾朱兆
入洛陽像皆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野惶懼其事甚異而
此碑不載

北齊長樂王平等寺碑有金石略武平二年

北齊龍門山造像記有金石文字記後魏胡太后崇信浮屠
鑿崖為窟中刻佛像大者丈餘凡十餘處後人踵而為之
尺寸可磨悉鑄佛像惟武平六年者書法差可畫方格如
碁局而其半亦已磨滅唐人則多總章以後及武后年號
乃知魏齊唐三代之時無非女主為之崇飾耳

北齊洛州老人佛龕碑有金石志書已漫漶碑末有大齊口
口年正月二十一日字

按金石略有齊佛龕碑天統三年立武
平三年刊在西京不知是此佛龕碑否

後周龍門石龕像碑供金石錄偽周整法師龍門石龕像碑

僧波崙撰袁元愨正書

隋龍門山造像記 金石攷開皇九年

唐龍門山三龕記存集古錄唐起居郎褚遂良書二龕記字

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山夾伊水東西可愛壁間鑿石

為佛像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為

長孫皇后造也 金石文字記龍門山鐫石為佛像無慮

萬計石窟最大者今名賓陽洞像尤高大洞外石崖高處

有刻字拓之得二十餘行首尾不具不知年月姓名按集

古錄有三龕記貞觀十五年岑文本撰褚遂良書今拓本

有聿修陰德等語又有左武侯大將軍相州都督雍州牧

魏王及懷鏡奩而不追云云知即此記也

唐龍門造像記二碑 金石遺文記顯慶四年豫州司功叅

軍王有口龍門山造像記楷書又石龕殘碑楷書開元口

年正議大夫行內侍省李下殘缺

按金石錄又有龍門西龕石像銘張九齡撰曲江集無此文惜其殘缺不完也今不可考

唐思順坊老幼造彌勒龕記 金石攷貞觀二十二年

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供太平寰宇記棠棣碑在河南縣

西修行寺永徽初立二碑 金石錄唐史循吏傳賈敦願

敦實相繼為洛州刺史有惠愛郡人皆為刻石號棠棣碑

今敦實之碑亡矣此碑載初除洛州制書有云三川之境是稱都會六條之寄允屬時英蒲州刺史賈敦牘體業強正識用優敏蓋其名乃敦牘也又武后實錄敦實傳中亦作敦牘以此知唐史傳寫之誤又按法書要錄此碑王知敬書以知敬所書他石刻校之字畫不類未知果知敬所書否也

〔碑刻紀存洛州長史金石錄作洛州刺史在修行寺東南字體峻利豐美宋牧仲先生家藏一本有元時翰林國史院印〕

唐金剛經

〔金石攷〕龍朔三年楷書

〔碑刻紀存〕邵陽褚千

峯本載唐金剛經在寺南十餘步內侍省功德碑開元口

口年御製御書在佛龕北邊向南徐浩號國公碑在內侍省碑之西隴西牛氏碑無年月隸書與徐碑相連

唐洛陽令鄭敞碑

佚

〔金石攷〕薛稷撰并書碑云公儀鳳二年

十一月終於萬年縣之來庭里第大周久視元年六月遷窆於洛陽北邙山之平樂原

〔金薤琳琅〕碑稱敞上世皆為顯官而敞為令綽有政績惜乎唐史無傳稷撰此碑在武氏久視元年故碑中字如地作壑天作而人作至臣作忠國作囹日作㊦年作垂之類皆武氏所製當時臣子用之非天子不考文此亦可見武氏僭竊之罪

唐河間丞崔君神道碑

佚

〔張燕公集〕君諱漪長安二年葬金

谷鄉印山之陽

唐涅槃經存金石補遺殘缺大小五段無年月內有武后所

製字在龍門山

唐新鄭郡君鄭氏碑佚金石攷八分書未詳何人

唐福先寺浮圖碑佚金石攷神龍元年武后撰武三思正書

據金石志福先寺碑皇甫湜撰或又一碑集古錄

之題名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撰

刻於石也

唐洛陽令馬克忠碑佚金石攷景龍三年張說撰盧藏用八

分書

按金石略作馬克中又作馬元忠詳辨在古蹟陵墓門

唐贈隴州刺史王行果神道碑佚金石攷景龍三年李邕撰

唐洛州長史盧公善政頌佚金石攷景龍二年撰人姓名殘

缺蘇說八分書

唐郭府君誌銘存金石攷景雲二年金石補遺在洛陽東

十里舖史家灣王姓家賣於洛陽董金甌家

唐內侍省功德碑存金石攷開元口年御製御書

唐謁元元廟碑佚集古錄元宗撰并書元宗所書鵲鶴頌與

此字法正同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

按金石略西京有謁混元皇帝廟齊慶壇詩疑即謁元元廟碑也又有鵲鶴頌在西京俱明皇御書

唐混元皇帝廟詩存金石略冬日洛城北謁混元皇帝廟詩
杜甫作陸肱書

唐元元觀三洞韓尊師道德碑佚金石略開成四年

唐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姚文貞公碑佚張燕公集開元九

年奉勅撰公諱元字元之姚姓遠自吳興近徙於陝今家

洛陽開元九年薨東都之慈惠里十月二日葬於萬安山

之南原八合書

按唐書本傳姚崇本名元

唐光祿卿姚夔碑存金石略徐嶠之書在西京

唐尚書右丞姚奕碑佚金石略徐浩書在西京

唐常熟令郭孝子墓銘存金石補遺開元九年孫翌撰并書

石在洛陽城內董金甌家

唐虢國公造像記存金石補遺開元口年徐浩行書在內侍

省功德碑西五步許

唐奉先寺石佛座碑存金石補遺開元十年作河洛龍門山

大盧舍那像龕記

唐辯正禪師奉先寺塔銘佚通志金石略徐現書

唐古東城碑銘佚金石攷呂溫撰

唐鄂州刺史盧府君神道碑存金石補遺唐李北海書盧鄂

州碑現在許家營

唐和麗妃神道碑佚張燕公集開元十四年窆於故都之後
却山之陽

唐口縣令盧公志銘存金石補遺開元二十口年魏萬成撰
在洛陽城西四十里

唐雒陽縣食堂記佚金石攷開元二十六年裴總述韓擇本
八分書

唐張說父子碑佚唐書張說嘗自製其父贈丹州刺史隲碑
文元宗聞之御書其碑額賜之曰嗚呼積善之墓又元宗
為說自製神道碑文御筆賜諡曰文貞

唐銀青光祿大夫口公碑佚金石攷天寶元年李邕撰并書
唐左金吾將軍范陽張嘉祐墓誌銘存金石補遺天寶元年

柳賁換石在洛陽南四十里曹家邨牛王廟內作供几

唐尊勝陀羅尼經存金石志天寶七載牛口口隸書在香山
寺殿上

按金石攷尊勝陀羅尼經有二一為天寶七載隸書一
為會昌元年處士胡李良書又金石略西京有尊勝經
幢心經幢
子俱篆書

唐陳留尉劉飛造像碑佚金石攷天寶九載史惟則小字八

分書 金石錄封演聞見記云元宗常幸驪山登朝元閣
命羣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右相李林甫
怒飛不先呈已出為一尉而卒士子冤之今此記有云頃

校文金殿廢歌栢梁叨沐錦衣之賜遂有長沙之役又云
聖恩廣被移官大梁林甫險復如此記在洛陽龍門山字
畫甚工而世頗罕傳

按金石略史惟則八分書在西京者有大照禪師普寂
碑大智禪師義福碑并碑陰別無所謂劉飛造像碑或
卽此二碑
不可知

唐張禪師義琬塔銘存金石攷大歷三年在龍門山乾元寺

東壁

唐左武衛郎將元府君夫人鄭氏墓誌存金石攷大歷四年

鄭源撰并書在縣南草店鎮

唐太原府司錄盧府君墓銘存金石攷大歷十年遺孤盧杞

撰并書

唐大歷十年具官名氏佚金石略季陽冰篆書在西京

唐右僕射裴遵慶神道碑存金石攷天歷十一年楊綰撰盧

曉八分書并篆額存金石錄唐書列傳載遵慶所歷官甚

簡略以碑考之史多闕誤

唐杭州錢塘丞殷君夫人碑存金石補遺四面環刻字徑三

寸碑書第十三姪男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真卿撰文并書

年月缺在河南府學道居寺天王殿前新自地中掘起者

按道居寺乃玉虛觀
道紀司也字音訛耳

唐贈太傅董晉神道碑佚金石攷貞元十五年權德輿撰

唐陸翰妻河南元氏墓銘

〔長慶集〕永貞元年葬於洛陽之

清風郡平樂里之北卽原從祖姑兆上

唐河南府同官記

佚

〔金石攷〕永貞元年韓愈撰

唐朝請大夫鄭府君碑

存

〔金石攷〕元和二年韓舉撰

〔金書〕

補遺碑在許家塋東十里許老莊

唐處士盧君墓銘

〔昌黎文集〕處士諱於陵元和二年九月

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于龍門山先人兆

唐宛平牛韋珮母段氏墓銘

〔長慶集〕元和四年葬河南縣

龍門鄉之午橋村

唐緜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銘

〔金石攷〕元和四年韓愈撰

在大石山

唐乳母李墓銘

〔金石攷〕元和六年韓愈撰在縣北三十里

唐殿中侍御史李君墓銘

〔昌黎文集〕君諱虛中元和八年

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

唐商州刺史董溪墓銘

〔金石攷〕元和八年韓愈撰

唐河南司錄盧公夫人崔氏墓銘

〔金石補遺〕元和甲午竇

從直撰公燮正書石在洛陽東南五十里萬安山許家塋

唐故相權公神道碑

佚

〔昌黎文集〕元和十三年葬河南北山

在貞孝東五里

唐惠林寺題名

佚

〔金石略〕韓愈書在西京

唐惠林寺新修軒廊記佚金石略元和十一年在西京

唐闕塞山碑銘存金石攷白居易撰

唐贈尚書吳郡張誠神道碑佚金石攷長慶二年白居易撰

唐如信大師功德幢記佚長慶集寶歷元年某月某日塋於

奉先寺不封不樹不廟不碑惟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

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

呪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繫門人奉遺志也

唐修香山寺記并修香山寺詩三十韻佚長慶集子與元微

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

之老狀其藏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

萬為謝文之贊予念平生分贊不當納往返再三迄不得

已迴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金石略白居易

重修香山寺詩賀拔基書金石攷按墨池編作賀馱甚

書誤

唐龍門二十韻詩醉吟先生傳香山寺八節灘詩佚金石略

俱白居易書

唐磐石銘佚金石攷太和九年白居易撰長慶集山客贈

予磐石時屬炎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銘曰置之竹下風

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

家夏天牀席

唐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佚

長慶集開成三年冬葬於龍門山

報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明年弟子清閒等窆而塔焉銘

曰伊之北西洛之南東法祖法孫歸全於中舊塔會公新

塔照公亦如典禮祔於本宗

唐香山寺經藏堂記

金石攷開成五年白居易撰

唐太子少傅右僕射白公碑

佚

金石攷大中三年李商隱撰

白敏中書

舊唐書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

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大中元年卒遺命不歸下

封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塋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

按金石攷以白居易墓碑為白敏中書據金石略白居易墓碑為譚邠書二書不同又金石略有白居易墓誌

不言何人書疑二人一書墓誌一書墓碑但無從考証耳

唐右僕射贈司徒周公墓銘

杜樊川集大中六年壬申二

月十二日歸葬河南縣穀陽鄉立行里

唐鄭州鄭使君誌銘

金石攷大中口年王式撰

唐潛溪記

佚

金石錄咸通八年杜宣猷撰正書無姓名潛溪

在洛陽龍門山側地有溪谷之勝舊為宰相李蕩別墅宣

猷購得之加葺治焉

唐香山寺金字波羅碑

金石攷在洛陽

按金石略西京有唐碑俗云金字碑韓滉書疑即此碑

唐香山寺李勛等題名

金石攷在洛陽

唐平泉山居詩 金石略李德裕作在西京

唐邙州刺史狄公碑 存 金石補遺在洛陽平樂邨北五里雙

碑凹

唐銅器篆 佚 東京記韋宏機造上陽宮地得銅器似盆而淺

中有隱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曰長宜子孫時人以
為李氏再興之符

唐洛陽縣食堂記 佚 金石略韓擇木書在西京

唐大字寺石刻 佚 洛陽名園記大字寺中白樂天石刻存者

尚多

唐義成軍節度使曹公碑 佚 金石略長慶四年在西京

五代周匡國軍節度使白公神道碑 存 金石補遺在河南府

西北三十里喬家凹西田間

宋功臣石守信墓碑 存 金石攷撰書姓名未詳在邑西北石

碑窪楊億撰尹熙古書

宋趙從約父神道碑 佚 金石攷據邑志宋趙從約追悼其父

以神道碑請於朝仁宗題額曰顯先積慶之碑

宋西京白馬寺碑 存 金石攷蘇易簡撰并書只存上截

按白馬寺西又有宋駙馬都尉魏威信神道碑駙馬封魏國公舊遂謂為魏徵碑辨詳陵墓門

宋呂文穆公神道碑 金石攷在洛陽咸平六年富弼撰

按李濂通志呂蒙正墓在新正縣北四十里富弼撰神道碑金石攷以為在洛陽今無考

宋伊闕銘佚金石攷真宗御製伊闕銘大中祥符四年

宋河南府司錄張堯夫墓塋銘歐陽文忠公集堯夫諱汝

士明道二年卒塋洛陽北印山下尹師魯誌其墓歐陽修

為之銘乃得金谷古塋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塋中

以其塋之速也不能刻石嘉祐二年其子吉甫山甫改

塋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修又為之撰墓表嵩陽閒話

墓石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如尹師魯序張堯夫墓而

歐陽為之銘

宋重修淨垢院記佚金石攷歐陽修撰記云淨垢院在洛北

廢最甚無刻識不知誰氏之為獨榜其梁曰長興四年建

丞相彭城錢公鎮洛之明年修舊起廢歐陽修為記洛陽

知縣李宗卿刻石

宋楊凝式長壽甘露兩壁題字佚尹和靖集楊凝式墨蹟甚

多在洛陽城佛寺中今存者廣愛長壽天宮甘露與教凡

六處皆題於壁距今踰八十年字頗缺落不可辨者十有

三四天王院僧繼明擇字之最完者得長壽甘露兩壁總

八十七模刻於石

宋資政殿大學士范忠獻公墓銘范文正公集慶歷紀號

之六載某月日塋於洛陽之某原某里公諱雍字伯純諡

曰忠獻

宋學士楊次公墓銘 歐陽文忠公集 墓於洛陽縣寔營平

洛鄉先塋

宋范文正公墓銘 金石攷 皇祐四年富弼撰

宋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 佚 金石攷 致和三年仁宗

篆額褒賢之碑歐陽修撰文王洙八分書文云皇祐四年

五月甲子薨於徐州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

萬安山下舊本跋云司馬公記聞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

公屢攻呂短坐落職會許公復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

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又

蘇文定龍川志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

之地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公作碑有二公晚年驩

然戮力之語又邵氏聞見錄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為然

從歐公辨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戮力等語公不樂謂蘇

明允曰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

宋文潞公先塋碑 佚 蠶尾集 宋潞國文忠烈公先塋石碑皇

祐三年七月中書門下牒後列御者三戶部侍郎叅知政

事高若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劉沆禮部尙書文

宋范忠宣公神道碑 佚 嗜退菴語存 范忠宣薨朝廷賜墓碑

額曰世濟忠直唐君益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子正平正

思請曰上賜刻於螭首揭於墓隧若施之康莊以為往來

觀非朝廷意也先祖先人功名聞於遠邇何待此而顯流俗所尚識者所耻

宋大師中書令程文簡公神道碑 歐陽文忠公集琳有勞

於國家乃大書曰旌勞之碑又詔史臣為之銘 金石攷

程文簡神道碑嘉祐四年歐陽修撰

宋虞部郎中李漢臣墓銘 金石攷熙寧二年司馬光撰在

賢相鄉

宋文潞公先廟碑 伏 金石攷元豐二年司馬光撰

宋富鄭公神道碑 伏 蘇文忠公集墓於河南縣金谷鄉南張

里 嗜退菴語存歐陽文忠欲不次用老泉富彥國獨難

之卒不大用後富紹庭欲從東坡求神道碑記自以為嫌

勉強試求忽欣然應命文章千古事自應開誠直道不以

愛憎置懷然人子善體親志恐不宜若此

宋程明道先生墓表 金石攷元豐八年正叔先生撰表云

先生墓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

所以而刻之石

宋朗然子劉希岳悟真詩 伏 金石攷政和元年立石後燬於

兵金天德二年道士張道冲重刻葆光道人王璨書

金褒賢顯忠禪院重修法堂記 金石攷皇統七年蔡如撰

并書褒賢寺在洛陽文正公忠宣公墓在其地是寺為奉

祠之所內有仁宗所篆褒賢碑

金譚先生白骨詩 金石攷 大定癸卯程發書上有圖

金紫虛大師墓碑 佚 元遺山集 离峰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

氏過洛陽得劉君舊廬葺居之是為長生觀正大中提點

亳州太清宮賜紫虛大師衛致夷以某年月日葬師於洛

陽長生觀

元河南行省增修堂廡碑記 佚 金石攷 至元二年吳炳撰

元千戶所廳壁記 佚 金石攷 姚燧撰

元十賢祠記 金石攷 吳澂撰

元伊洛五賢祠堂記 金石攷 大德戊戌王懌撰

元梅花堂記 金石攷 熊正德撰

元九先生像贊 存 金石攷 大德三年吳澂撰周恒書在安樂

窩宋九賢祠

明修范文正公祠記 存 金石攷 洪武四年徐溥撰

明四賢堂記 存 金石攷 景泰間劉定之撰

明伊洛書院記 存 金石攷 成化庚子胡謐撰

河南府志卷之一百八終

海州府志

卷之八

三

海州府志

卷之八

三



